



元寇紀略

乾

リ伊5  
649  
1

リ伊5  
649  
1x



西學  
第 649  
卷 1



訥菴居士著

# 元寇紀略

思誠塾藏



元寇紀略序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萬國森羅而華夏蠻貊  
分焉何謂華夏四時行百物生彝倫叙而風  
俗醇是為人之人也何謂蠻貊其所戴之天  
五氣不順布也其所履之地五穀不並生也  
其食則腥羶而其服則左衽輕賤君父崇重  
貨利篡弒相踵爭奪不絕是為人之物也人  
之人與人之物其尊卑妍醜之相懸不亦彰

元寇紀略序

然著明乎。維我神聖之域。據帝出之震位。鍾乾元之精華。淳厚成俗。忠武為道。而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是以皇統一姓。鴻基不動。為求之萬國。未有如斯之美。且正者。猗歟盛矣哉。然世有汗隆。道有顯晦。當聖明在御之時。一彼此於胸臆。欲取堯舜周孔之教。以修潤我神聖之道。乃有乞經肄文之事。始與隋唐通。而未嘗自貶比外藩。必以抗禮。

者。固宜然也。及世紀漸降。皇綱解紐。則豪族私遣使介。受封爵。貪虛名。以壞損國體者有焉。邊隅逋逃之民。載方物而飈逝。或事貿易。或稱朝貢。以不顧醜辱者有焉。於是乎蠻貊往々。生慢侮之念。以朶頤於華夏。豈非可惡之甚耶。當龜山後。宇多二帝之間。蒙古忽必烈。奮起朔漠之濱。長驅深入。并吞趙宋。九夷八蠻。悉在馭內。遂挾其強大之勢。欲使我

元寇紀略序  
懾服。致使寄書。諭以招撫之意。鎌倉執權北條時宗。憎其驕傲不答。又執其使誅之。而大嚴沿海守備。竟殲其十萬師於西陲。以絕蠻貊覬覦之患。是其英風偉烈。千載之下。尚凜凜有生氣。則真足以興頑而振懦矣。苟欲淬勵正氣。扶植綱常。以助邦家隆盛之運者。可不激讚稱述而慕效之哉。頃者余卧病數旬。偶有所感念。中夜耿耿不能寐。乃欲觀北

條氏殲寇始末。採諸書展閱。則間見錯出。茫如泛烟海。獨塙氏小宮山氏長邨氏所纂。博引旁證。條理秩然。洵為佳編。而彼此抵牾。眩心目者。亦間有之。於是竊不自揣量。以三家書為底本。更稽之群籍。訂紕繆。補遺漏。參伍錯綜。鉛槧數次。始克成編。名曰元寇紀略。起於文應庚申。訖於正安辛丑。其間四十有餘年。凡可以見當時情狀者。巨細精粗。會粹無

遺寧過於繁蕪。不失於芟削也。但余素謏陋。謏聞家又乏鄴架。則承訛齟舛。亦所不得而免。聊以為學者稽古之資云耳。豈敢謂寓憂世濟時之志乎。雖然孔子有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以使人有所觀感也。世之讀是編者。果能慨然激昂。歆慕北條氏偉烈。冥契神交於千載之上。則宣文揚武。以播華夏之光於蠻貊者。何必有古今之

異哉。夫然後北條氏不能擅美於百世。而吾儕小人之感念。亦可以付之雲霧冰雪矣。

嘉永六年龍集癸丑復月下澣

訥菴居士大橋順撰



瑞園高橋圭書



郵嘉平刻



神皇正統記 北畠親房卿

增鏡 一條冬良公

八幡愚童訓

異本八幡愚童訓

北條九代記

日蓮註畫讚 鎌倉妙法寺僧日澄

吉續記 吉田經長卿記  
吉田定房公纂

勘仲記 勘解由小路兼仲卿

將軍執權次第

關東評定傳

蒙古襲來繪詞 一名竹崎五郎繪詞

新式目

如是院年代記

興福寺略年代記

天地根元歷代圖 南都東大寺僧凝然

和漢合運圖 京師要法寺僧圓智

日本運上錄

太平記

尊卑分脈 洞院公定卿

伊勢公卿勅使雜例

公卿勅使參宮次第

少貳系圖

大友系圖

菊池系圖

龍造寺系圖

河野系圖

田尻系圖

異國御祈禱記

類聚神祇本源 度會神主家行

菊池武朝申狀

菊池軍記

元亨釋書 京師東福寺僧師鍊

善鄰國寶記 京師相國寺僧周鳳

鎮西要略

東鑑末記

大日本史 水戶義公



鎌倉將軍家譜 林道春

王代一覽 林春齋

異稱日本傳 京師松下見林

筑前續風土記 筑前貝原篤信

元人來寇考 江都新井君美

藩翰譜 同上

白石遺文 同上

皇和通曆 京師中根璋

螢蠅抄 江都塙檢校保巳一

元寇始末 常陸小宮山昌秀

蒙古寇紀 肥前長邨鑿

皇朝史略 常陸青山延于

鄰交徵書 豊前伊藤松

癸辛雜識 宋周密

鐵函心史 宋鄭思肖

元史 明宋濂王禕等

宋元通鑑 明王宗沐

續通鑑綱目 明商輅萬安等

東國通鑑 朝鮮徐居正李克墩等

五雜俎 明謝肇淛

圖書編 明章潢

武備志 明茅元儀

續弘簡錄 清邵遠平

陔餘叢考 清趙翼

元寇紀略卷上

江都 大橋順周道甫 著

龜山天皇

文應元年庚申。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忽

必烈立。建元中統。蒙古姓奇渥溫氏。其先世居于

烏桓之北。至鐵木真者。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滅

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以宋開禧二年。稱帝。廟

號太祖。子窩濶台立。滅金。侵宋。奪其地。過半。國勢

愈昌。烏是為太宗。子貴由立。是為定宗。從弟蒙哥

立是為憲宗忽必烈其同母弟也及即位勢威益  
强大四方致貢者千餘國其人素聞我富庶憤我  
不通信有發使布告其意之意先是高麗國主王  
暉遣其子僂入覲于蒙古元僂後更名植但元史宋  
植或作植或作禎未留三年至是暉卒蒙古主乃  
知孰是今姑定為植封僂為王授封冊還國高麗由是修貢稱東藩蒙  
古遂欲价高麗通好於我

文永三年丙寅

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

秋八月蒙古主選

可使我者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

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冬十一月黑的  
的殷弘等抵高麗傳命於國主王植其書曰今爾  
國人趙彛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隣典章政治有  
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  
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  
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  
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  
使為託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王植乃遣  
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與禮部侍郎金贊導黑的

等

四年丁卯。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黑的等至巨濟

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巨濟。今朝鮮巨濟島。在慶尚道南。與對馬隔海。

對峙。松邊浦未詳。王植乃令宋君斐隨黑的如蒙古。曰。詔

旨所諭。導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

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嶋大洋萬里。

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

輕進。雖至對馬。嶋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

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

好。但對馬。嶋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陞

下。即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蘊

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為之勢。

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蒙古主謂王植以辭為解。

令去使徒還。○秋八月。蒙古復遣黑的殷弘等至

高麗。諭王植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鄉導。不

意。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

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

亦踈矣。且天命難。謀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

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此非報効而何。王植未決焉。其國人李藏用以為此事累己。國贈書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不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

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舍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

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觀天陞，親承睿  
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致萬一耳。藏用之贈  
書，黑的不先告之。植植疑其有貳心，即配靈興嶋。  
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嶋。阜方與  
黑的對話，武士突入曳出之。黑的怒詰，問知其故。  
乃還藏用書曰：我歸奏此書，幸而聽之。天下之福  
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其配流。由是  
皆獲免。王植遂不得已，欲致書於我，而以海路險  
阻，不遣黑的等，乃使潘阜齎書使我。

五年戊辰。

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癸未朔，潘阜來

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

皇代略記。皇年代略記。並係此

事于四年二月。誤。五代帝王物語。以此時使者為趙良弼。大誤。閏月，太宰府致其

書，鎌倉時征夷大將軍惟康，年僅五歲，相摸守北

條。時宗擁立執權，故太宰府先告時宗也。○二月

時宗進其書京師，蒙古書曰：上天眷命，大蒙古國

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

接，尚務講信脩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

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

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

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是月時宗令濱海曰蒙古凶心覬覦上邦宜戒嚴以備不

虞矣。朝廷又奉幣二十二社，令諸祠諸寺行祈禳法。○三月，朝廷議蒙古事，徵諸道勘文。或曰：宜修復書，或曰：宜斬其使，終詔參議管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北條時宗以為牒狀多失禮，莫如不答。覆奏陳其不可抑而不遣。大日本史龜山紀文永八年九月條下曰：蒙古使趙良弼奉書求聘好，朝議草答書相摸守北條時宗抑而不遣，是似以下管氏草答書北條氏沮之。為八年之事。今按五代帝王物語文永五年條下曰：廷議咸曰：宜修答書。管宰相長成卿草之。經朝卿書之。下諸關東武家抑而不遣。然則此事在今年。而不在于八年者，彰然明白矣。且吉續紀八年條下曰：朝議或云：宜刪潤前次長成卿答草付蒙古使者。是指管氏答草為前次。則益可以徵非八年。

之事 潘阜留太宰府者五月，不得報而還。○夏四月

月，朝廷遣右近衛大將藤原通雅、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太神宮。○六月，發山陵使告蒙古事於神功天智宇多後三條後白河後鳥羽土御門七陵。○先是高麗遣李藏用使蒙古，蒙古主謂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以實否則將討之。爾等必疑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宜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



四千石者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而至日本  
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也汝國何不主  
是事乎爾歸以此言語王至是蒙古遣吾都止如  
高麗閱戰艦軍額○秋七月高麗遣潘阜如蒙古  
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  
皇帝璽書並齎臣書及國贐往諭其國使不納王  
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  
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  
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九

月蒙古復遣黑的殷弘齎書使我命高麗導之○  
冬十一月黑的殷弘抵高麗傳命曰向委卿導達  
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為風浪險阻不可輕  
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潘阜等何由得達來奏  
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信今  
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  
前替阻○十二月高麗使門下省事申思任侍郎  
陳子厚及潘阜等七十餘人偕黑的殷弘發  
六年己巳宋咸淳五年蒙古春三月七日壬子黑的

等至對馬嶋土人拒而不納黑的等忿鬪虜嶋民  
 塔次郎彌次郎二人而還○夏四月高麗遣申思  
 佺從黑的等如蒙古獻其所執二人蒙古主見之  
 喜謂申思佺曰爾王祇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  
 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又謂對馬人  
 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  
 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世耳給資甚厚○六  
 月蒙古命高麗金有成高柔送還對馬人且令中  
 書省牒我○秋八月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

古及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高柔稱有奇夢  
 納其毛冠於安樂寺作詩叙其由而去

七年庚午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冬十二月蒙古復擇可

使我者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請行蒙古主憫  
 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給兵

三千以從良弼辭之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發

八年辛未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春正月趙良弼抵高麗

王植郊迎之良弼傳命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  
 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

修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今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遣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於金州無致替緩匱乏○三月蒙古又遣忻都及史樞等諭高麗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為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

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夏六月蒙古有日本通事曹介升者告其主曰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蒙古主曰如此則當思之○秋九月高麗使其通事別將徐稱校尉金貯偕趙良弼使我十九日庚辰其船至筑前今津今津在志摩郡元史趙良弼傳作金津嶋者以今金音同誤也○吉續記關東評定傳並以良弼來係之十月誤津人望以為賊欲發兵擊之良弼舍舟登岸喻旨津吏乃延入板屋環兵守之明日

太宰少貳筑後守藤原經資率兵往問良弼以向數通好卒不答為無禮詰難不已求書則曰往獻之于王所若不允直傳之大將軍不然不敢釋手其書盛以櫃鎖以金護之甚嚴後數日經資復往諭曰我邦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汝國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乎蒙古冠紀曰按日本紀推古帝十五年秋七月三日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鞞作福利為通事遣隋主書十六年夏四月小野

妹子還自隋裴世清從妹子至筑紫遣難波雄成迎之造新館於難波六月十五日世清至難波以飾船三十艘迎入新館以中臣宮地麻呂大河內獮手船王平為掌客秋八月三日世清入京遣額田部比羅夫率師騎七十五足迎於海石摺市十二日世清詣闕阿部鳥物部依網抱扶導世清陳國信于中庭世清再拜奉書奏使旨而立十六日饗世清等于朝九月五日又饗于難波十一日世清等歸復以妹子為大使難波雄成為小使與世清俱往由此觀之隋使臣自筑紫至難波入京師延見于朝廷而言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禮者傳聞誤也又曰舒明帝二年秋八月五日遣御田部等至對馬冬十月四日遣大伴馬養飾舟楫迎高表仁入難波館五年春正月二十六日高表仁等歸國使吉士雄麻呂黑麻呂送至對馬天智帝三年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郭務悰等進表獻

物四年高宗遣上柱國劉德高郭務悰來聘冬十一月十三日詔饗賜劉德高等於筑紫十二月劉德高等歸賜物有差十年唐使郭務悰等來泊於比智嶋務悰等慮人船衆多驟至致疑防先遣人往于對馬告來朝之意對馬國司牒知太宰府府即馳驛以聞時天智帝崩天武帝元年遣內小七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天皇喪於郭務悰務悰等咸著喪服三舉哀東向稽首再拜進書函信物夏五月十一日賜甲冑弓矢及純布綿於郭務悰等晦日務悰等歸據此唐太宗高宗時使人未嘗有入帝都者言得終弗與但出其錄本授之其書曰見王者亦非也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

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令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京師東福寺藏趙良弼手書一篇載在鄰交徵書初編其文曰大蒙古國皇帝差來國信使趙良弼欽奉皇帝聖旨奉使日本國請和於九月十九日到太宰府有守護所小貳殿阻隔不令到京又十餘遍堅執索要國書欲差人持上國王并

大將軍處去。良弼本欲付與。緣皇帝聖訓。直至見國王并大將軍時。親手分付。若與了別人。收受。即當斬汝。所以不令分付。守護所小貳殿。先以將去國書副本。並無一字差別。如有二字冒書。本身萬斷死於此地。不歸鄉國。良弼所賫御寶書。直候見國王并大將軍。親自分付。若使人強取。即當自刎於此。地伏乞照鑒。至元八年九月十五日。陝西四州宣撫使。小中大夫。秘書監。國信使。趙良弼。寺僧相傳云。此書所贈聖一。今據語勢。按之。良弼寄人。分疏其所以不授國書也。豈當時聖一輩受筆語之命。以書詰良弼。而即達之鎌倉。北條時宗就大納良弼答之者與。言藤原實兼奏之京師。亦以書辭不遜。不答。乃命太宰府却其使。時宗遂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焉。○冬

十一月。朝廷修熾盛光法祈弭蒙古難。○十二月。

趙良弼使其書狀官張鐸等先持書返。既而有司

遣人送良弼於對馬。○是月。朝廷遣權中納言藤

原公守於伊勢太神宮告蒙古難。○蒙古以是歲

十一月建國號曰元。皇朝史略以蒙古改國號係建治元年。蓋據關東評定傳

也。然其實建國號在今年。而當時朝廷不知之。及杜世忠等齎書來。始知其改國號。故評定傳係建治元年耳。今據元史宋元通鑑等正之。

九年壬申。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趙良弼還抵高麗。

○二月。良弼遣我賤民彌四郎等十二人。偕張鐸

如元偽稱日本使者元史趙良弼傳曰日本遣使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東國通鑑曰良弼還自日本遣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善隣國寶記東鏡末記鎌倉將軍家譜皆從之曰文永八年遣使如元報聘今按時宗已憤牒狀無禮再却其使者則豈又有報聘於元之理哉且良弼遣張鐸告元主之言曰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然則良弼未至太宰府之前彌四郎等已在良弼鹵簿中由是觀之彌四郎等必是我對馬賤民良弼嘗啗利誘之以為鄉導後又使其稱日本使以如元而諸書並不察之耳故今書偽稱日本使者蒙古寇紀曰元主急於通好我我不從則將威以師旅而高麗攝乎兩國之間倘構兵則徭役煩興民將不堪是以憂國者欲寢兵救民而元主之意不可回於是良弼自請奉使使其意實在罷兵欲入覲以說通好之事而竟不聽因與太宰府守護謀守護亦恐元

主怒舉兵乃私與議發徒卒為使介修飾其辭承順彼書中曰即發使與偕來之旨同張鐸往報故其使介言自守護所而不稱朝廷使節然則遣使介者太宰府守護一時權謀而非朝廷之本意也此說亦似有理然太宰府守護懼元主舉兵密與良弼謀以致使者於元恐非當時士人情狀今不從又按六年三月對馬民彌次郎為元人所虜元主厚其資還之彌四郎者或是彌次郎兄弟蓋見利忘義者賤民之常情元主嘗厚資彌次郎則彌四郎歆羨其多利奔往投良弼幕中遂從其指使亦未可知也併存以備後考○元史趙良弼傳東國通鑑並作日本使十二人元史世祖紀日本傳今姑從良弼傳東國通鑑是元主宴勞之張鐸言曰趙良弼遣臣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給屢

言上國來伐。豈思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故良弼乃遣鐸同。其使至京師。求見元主。疑其使之來。曰。云守護所者恐詐也。命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北條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初高麗王植子諶久在燕京。蒙古以至元元年都于燕。我文永元年也。

○諶。元史作慙。今從東國通鑑。從者皆思東歸。勸諶以請討日本而還。諶不得已告都省。以請于元主。曰。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至是元主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諶還高麗。中書省移文命具舟糧助役。國人見諶。辮髮胡服。皆歎息有泣下者。○夏四月。北條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鎮西將士懈怠。○是月。彌四郎等還自元。抵高麗。張鐸宣元主命。曰。別將徐稱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稱為



將軍貯為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彌四郎等還之  
○五月張鐸再來致高麗王植書請必通好元亦  
不報。

十年癸酉。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三月趙良弼復來太宰

府竟不得入京而去。○夏六月良弼還見元主元

主問其始末良弼曰臣至太宰府數其不恭罪諭

以禮意太宰府官愧服求國書臣曰必見汝國王

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臣

臣終不與但採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

十萬來求書臣曰不見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

得也。日本知臣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元主

曰可謂卿不辱君命矣良弼具記我君臣爵號州

郡名數風俗土宜上之元主又詢舉兵於良弼良

弼曰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

父子之親君臣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

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富况舟師渡海禍害莫

測是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請勿擊元

主不從。蒙古寇紀曰良弼文永八年九月來太宰府十二月去留於我不過三月而曰居歲

元寇紀略卷上  
餘我邦自古稱禮義國。稱君子國。而曰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禮。我邦黍稷稻粱。錦繡布帛。不俟他自足矣。而曰無耕桑之利。總是虛誕。顧其志專欲使元主罷兵。故巧為此稿誣之言耳。○又曰。續弘簡錄。以此事係二十一年。曰。會交趾。逆命。廷議先事交趾。遂罷日本兵。然良弼奉使後。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二十三年。沒享年七十。則二十一年。征交趾時。既已致仕矣。且本傳係此事于十年五月。次又載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為同簽書樞密院事。則其事心在十年十一月間可知也。弘簡錄。○秋九月。元主命樞密院事伯顏諭襄陽失考甚。○秋九月。元主命樞密院事伯顏諭襄陽生券軍。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從日本軍。仍命樞密院授鎧仗。

十一年甲戌。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帝傳位於

皇太子。是為後宇多天皇。○是月。元遣總管察忽如高麗。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王植乃以侍中金方慶為東南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為金州道都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道為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等為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三月。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並水軍合

一萬五千人。戰船大小九百艘。期以七月取日本。○是月元遣使如高麗。命發軍五千六百人助擊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米與之。王植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茶丘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夏四月。高麗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曰。船三百艘。稍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褊人稀。加以喪亂。往昔

征耽羅兵卒。萬師悉赴造船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浦租之民。往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屯田。及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糧價絹匹。報謝無階。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貨絹時糧。恐不如意。○五月元兵一萬五千人至高麗。○六月高麗遣將軍羅裕如元言曰。

已造船艦九百艘。廻泊金州。○是月高麗主王植卒。元史世祖紀係七月癸酉。蓋其報達元之日也。今據東國通鑑。○秋七月元冊王謀為高麗國王。○八月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抵高麗。○冬十月高麗以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佺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等以蒙漢軍一萬五千人

高麗軍八千人稍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人戰艦

九百餘艘發合浦

皇代略記曰賊船三萬艘善隣國寶記曰數萬艘皆妄矣八幡

愚童訓日蓮註畫讚並曰兵船四百五十艘三萬餘人。人數殆得實而船數則失焉。蒙古寇紀曰按

今朝鮮圖無合浦。但慶尚道金海南有加。德嶋海廻其中對馬人稱其海曰合浦內。五日丁

未直來攻對馬帝王編年記善隣國寶記為三日並誤守

護代右馬允宗助國率兵八十餘騎出對之使譯

人真繼男者問來故賊不答亂射如雨直進上陸

助國苦戰親射殺數人宗馬彌次郎射殪賊魁騎

馬者然衆寡不敵助國及其子宗馬次郎義子彌

次郎八郎其族刑部丞其家士三郎在太郎源八  
 在廳左近皆死之藩翰譜曰宗氏家譜以助肥後國戰死為弘安元年大誤肥後  
 人江井藤三源三郎者嘗有罪配在對馬亦皆戰  
 死十四日丙辰賊轉侵壹岐登岸立赤幟守護代  
 左衛門尉平經高以百餘騎當之不利退入城十  
 五日丁巳城陷經高死之一代要記以賊抵壹岐四日恐誤今從八幡愚童訓日蓮註畫讚賊既破二嶋多殺兵民伏屍  
 如麻奪女子以索貫其手心繫之船側尋寇肥前  
 沿海郡邑松浦黨人拒鬪或陣亡或為俘蒙古寇紀曰日

蓮註畫讚云肥前松浦黨數百人或戰死或為俘  
 里民遇害猶二嶋又鎮西要略舉諸將禦寇事云  
 至壹岐松浦今津博多等處防戰此稱松浦即肥  
 前松浦郡則賊之寇肥前沿海可知蓋方斯之時  
 松浦氏族業已繁衍分為數十家松浦波多石志  
 神田佐志相知有田大河野峰山代八並值賀紐  
 指鷹嶋鶴田鴨打木嶋黑川清水吉永牛方志佐  
 吉野守久早岐御厨小佐佐伊萬里津吉諸氏世  
 稱之松浦黨以為西方之巨族皆居西肥壹岐之  
 間蒙古來寇之時各當其衝則雖欲無防戰而不  
 可功蹟缺而不傳耳助國家士小太郎兵衛次郎經  
 高僕宗三郎僅免奔報筑前博多太宰府告急於  
 京師又徵發九國兵少貳入道覺惠此時太宰少貳為經資覺  
 前守補肥前筑前豐前壹岐對馬守護職兼豐  
 惠其父也初名資能安貞元年任太宰少貳兼豐

年削髮號覺惠。弘安四年七月卒。其子三郎左衛門景資。覺惠第二子。後

改盛名太鎮西奉行大友出羽守賴泰。大友親秀長子。寶治

元年親秀卒。繼家補鎮西奉行。任兵庫頭。又丹後守。又出羽守。康元年十一月。別髮。弘安七年卒。

○日蓮註。畫讚作直泰。戶次左衛門尉重秀。賴泰弟。別

族為戶次氏。○註。畫讚作菊池肥後守隆泰。菊池大友次郎左衛門重秀。

隆長子。其子二郎武房。隆泰第二子。後任肥後守。大友能

赤星三郎有隆。隆泰第三子。別族為赤菊池八郎。隆泰弟。葉室太郎高善。蒙古寇紀曰。右大臣清原

經。並隆泰弟。葉室太郎高善。正高後裔。居於肥後。結合

氏者。菊池託磨別當太郎賴秀。大友豐前守能直第

古寇紀曰。肥後有託磨郡。則託磨氏本郡人。賴秀

入嗣其家。屬菊池氏。故菊池軍記載文永役。高善

賴秀與菊池子難波二郎在助。永曆中。平清盛麾

弟偕赴軍也。下。裔孫或因事西。千葉介賴胤。居肥前小城郡。此役

被創。至明年八月。沒。竹崎五郎兵衛尉季長。江田又太郎秀

家。三井三郎資長。三郎次郎資安。皆肥後人。山田

次郎重基。白石六郎通泰。肥前人。光友又次郎。筑後

山代階。石志兼。其子二郎。皆山代石志。龍造寺氏。古

寇紀曰。按龍造寺記。龍造寺季時。弘安中。蒙古

戰於壹岐。瀨戶浦有功。然則此役會戰者。亦當季

時。大村氏。蒙古寇紀曰。大村記林序云。大村澄宗。弘安中。拒蒙古有功。則此役會于筑前。

者。蓋亦有馬氏。世居肥前高來郡。有同族。高木氏。肥前澄宗也。

郡高木深堀氏。蒙古寇記曰。深堀氏。本三浦平氏之族。建長中。西下居筑後。後賜邑。

於肥前彼杵郡戶八原田氏。筑前續風土記曰。原浦。其居曰深堀。

古役。戰于博多有功。惟康親王賜書褒山鹿氏。蒙古獎。然則此役戰没者。蓋種元之父與。

寇紀曰。山鹿氏亦筑前人。其先宇都官朝綱第二子。家政。建久七年。賜邑於筑前山鹿。因氏焉。會于

此役者。蓋青屋氏。未詳。蓋亦紀井氏。蒙古寇紀曰。家政之裔。筑前人。

井通資。為平知盛。目代居豐前。其子孫至元弘二年。接大友貞宗討北條英時。其後有任豐前守者。

又有常陸介。又有出羽守貞治。三年。為菊池武勝所滅。文永距壽永凡八十餘年。則與于此役者。當

在通資孫曾之世。○白杵氏。蒙古寇紀曰。考東鑑。八幡愚童訓作紀伊。

杵惟隆。則來茲會戰者。蓋日田氏。未詳。蓋亦兒玉亦其裔。○愚童訓作白木。

氏等。蒙古寇紀曰。兒玉本武藏人。愚童訓。鎮西要略。俱稱黨。似非一人。然未聞九州有兒玉氏。

豈亦因事各率兵赴難。無慮十萬二千餘人。十九日辛酉。賊寇博多。廿日壬戌。賊舍舟登陸而騎。我

兵邀擊之。關東評定傳為廿四日。誤。八幡愚童訓為十一月廿日。蓋行一字也。覺惠

有孫。年甫十二三。弱弓微箭射賊。賊軍哄笑。鼓鐸

震地。我馬為之狂躁。賊將據高。鳴鼓指揮。賊兵勇

捷。能從其指揮。進退應鼓聲。有衝者圍而擊之。毒

捷。能從其指揮。進退應鼓聲。有衝者圍而擊之。毒

捷。能從其指揮。進退應鼓聲。有衝者圍而擊之。毒

捷。能從其指揮。進退應鼓聲。有衝者圍而擊之。毒

箭雨注中<sub>レ</sub>之者皆斃見我兵勇戰而死者則取其  
 肝吞之<sub>レ</sub>又其戎器有鐵炮丸大如鞠連發二三千  
 飛鳴如雷其勢迅於車輪下坂烟暗不知東西我  
 兵為之<sub>レ</sub>死傷甚多元賊用鐵炮見八幡愚童訓太  
 平記等邦俗呼火器為鐵炮者  
 蓋此為始檢字書炮同魚炙肉也砲同礮機石也  
 則鐵炮當作鐵砲古俗偶然用砲字而人不察其  
 謬至<sub>レ</sub>今治之耳陰餘叢考曰宋史虞允文采石之  
 戰發霹靂砲以紙為之實以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遂  
 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遂  
 敗之<sub>レ</sub>又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  
 硝石硫磺柳炭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  
 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為障蒙古  
 者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熾城中亦有火砲名震天雷  
 者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蒙

古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  
 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  
 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  
 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  
 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為筒實以柳炭鐵屑磁末硫  
 黃礮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火出  
 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  
 城時元世祖得田田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命送  
 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砲中譙樓聲  
 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今按元史工藝傳阿老  
 瓦丁田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  
 使徵砲匠於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  
 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  
 砲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服十一年國兵  
 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  
 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亦思馬因回田氏  
 西域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  
 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





橫指揮徒卒銳氣不可當進逼景資景資射墜之  
 後得虜而問之劉復亨也八幡愚童訓作流將公將蓋復之誤東國通鑑  
云劉復亨中流矢則為景資所射者劉復亨也劉復亨流復公以國音近誤但東國通鑑云中流矢者不知為景資所射耳賊又進陣于松林中破大友賴康軍  
 放火民舍烟燄蔽天延及箱崎祠我兵將退保水  
 城水城在太宰府西在昔天智天皇慮新羅侵  
 我西裔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及蒙古禍  
 起北條時宗更修築之石壁高丈餘亘數十里其  
 上平坦可騎云既而日晚賊亦兵疲箭盡還登舟

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  
 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  
 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瘦兵戰大敵非完計也  
 不若班軍劉復亨傷頗重先引兵還是夜大風雨  
 賊船觸巖崖多破金旻墮水死於是全軍亦乘夜  
 遁去考東國通鑑風雨在是夜元寇始末為廿一  
日夜者誤○一代要記曰太宰府軍皆敗北  
夜將半有兵艦一艘暗中擊賊走之是神明之所  
為也八幡愚童訓曰我軍敗績士卒皆散亡夜半  
有白衣者三十人許出自箱崎祠連發叢射威靈  
赫奕賊見而大愕神氣沮喪是以爭遁然則賊之  
退散乃神明震怒所為也蒙古寇紀辯之曰邦俗  
崇信鬼神最甚是以道釋巫祝之徒好談荒怪奇

譎之事。以眩惑庸流。如要記愚童訓云云。亦皆欲歸功於鬼神。使人愈固其崇信之心。而於諸將防禦之事。則却踈畧之。動輒言其致敗走不亦寬乎。今從其言。凡事涉神怪者。並不記載焉。廿一

日癸亥。海上無隻帆。太宰府發戰艦追之。賊船一

艘留在志賀嶋。

帝王編年記。善隣國寶記。並作鹿嶋。鹿國訓志賀。故互用之。據筑前

續風土記。志賀嶋在福岡北三里。隸那珂郡。

合掌乞降。我兵未解其意。

賊將以為不許降。自投海死。乃生獲其徒卒百二

十人。悉斬之。水城文永之初。彗星數見。光芒亘天。

連月不滅。識者以為兵象。至是果有元寇云。此役

賊軍不還者。凡一萬三千五百餘人。

按蒙漢軍一萬五千。高麗

軍八千。合二萬三千。而不還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則所殺過半。我兵之勇鬪可知矣。○十

一月六日戊寅。捷聞于京師。七日己卯。朝廷奉幣

十六社。十三日乙酉。奉幣三社。皆賽戰勝也。

元寇紀略卷上終



